楊文弱先生集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七

明　武陵楊嗣昌文弱著

山梓　孤兒山松同輯　孫農者　農耇同較　山樑　農正

疏

微臣守關四載疏　時任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總督宣大山西以下同

崇禎七年九月二十四日准吏部咨爲欽奉聖旨事奉聖旨是楊嗣昌陞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總督

宣大山西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焉勅與他欽此欽遵備咨到臣捧讀未終不勝驚懼慚愧除恭設香案望闕惶恐叩頭外竊念臣子事君東西南北惟命之從此莫逃之分也陳力就列不能者止此勿欺之心也如以分則普天率土誰敢不爲奔走禦侮之人如以心則苟非其人一命以上不宜濫叨竊據而況衝邊總督節制三鎮之雄乎此臣不勝驚懼之繇也臣自崇禎四年備兵關內其秋烽入大凌欽奉聖諭關門防守事宜著臣用心料理臣蒞爾監司駑承天語曷勝彷徨迨至叨冒今官狗馬駑鈍再閱三秋幸仗祖宗福澤皇上威靈[illegible][illegible]搶關之烽迄不果入臣

無尺寸樹立補報天恩而更叨榮進此臣不勝慚愧之實
也臣考祖宗朝沿邊本無總督弘治正統年間有事特遣
碩輔名卿往資彈壓勲業故多可觀其後雖係常設而亦
非人莫預也臣起家教授望實卑微今雖奔走多年仍是
青𤨏本色立於文武大吏之上其何觀焉此臣自揣難勝
一也臣原籍建平伍符隸常德衛一二三世之祖皆奉令
征討暴骨瘴鄉五世始知讀書八世臣祖時芳始充廩貢
齎志未仕臣父鶴總督陝西三邊僥恩太過今蒙諭成袁
州臣愚請代荷戈屢瀆聖慈未允勉撑衙舉至是二年臣
父以總督蒙譴子何忍拜此官目覩名銜心驚欲奴此臣

自揣難勝二也臣離鄉四載路越五千官衙則孤影自憐家信恒半年弗達臣無伯叔兄弟可以代奉嚴慈臣父俟罪江潭臣又不能迎養每一念至真如烈火燒心無計可稍慰解而臣身在嶺關南北風土異宜齎急星霜不避煎筋灼骨之事無不淡飽以致遍身是病舉念成灰去秋至今藥餌罔效祇因烽警告急未敢乞便身圖而今欲從支離憔悴之餘新領艱難重大之事此臣自揣難勝三也夫使臣不勝任害僅在臣一身何敢辭避臣所憂者宣大山西一重籬落之內即是陵京畿輔地方臣既不勝宣大山西之任必致重貽陵京畿輔之憂殃士殘黎將何以塞天

壞邪見此臣所以躊躇千斷顱懇宸慈容臣辭免非常恩命者也方今朝野多賢皇上自可收無方之用即須廷推諸臣無不勝臣百十倍者惟我皇上重申與命俾其煥發新猷計所補於封疆定非淺鮮臣何人斯敢冒竊位之譏而不剖心瀝血於我皇上之前也

崇禎七年九月二十六日奉旨三鎮總督重任楊嗣昌邊略熟嫻特茲簡畀著祇遵成命作速赴任料理不必遜辭該部知道

請留蟒玉建廟作忠疏

據管關通判鄭林呈稱查盤關庫見有勅書並尚方劍旗牌蟒緞等項似應進繳等因到臣該臣會同監視臣張國

元於公署親閱一過查得勅諭六道關防十一顆龍旗四杆令旗五杆令牌十六面尚方劍二口此皆外庫所不敢點應進繳內庫者也此外尚有蟒衣三襲玉帶一圍盔甲一頂副恐留經佩服不敢再進與夫雲緞二疋滕襴七十一疋年久蛀壞無所用之臣懇守關四載有一未了心願敢請聖裁竊見凌河盡節原任左都督何可綱乃督師標下中軍也孤忠耿耿砥柱積瀾天地神人爲之飲泣本官雖係遼產歷任實在關門曾題西郊關帝廟匾曰貞丈夫又書對聯曰神人一理是心卽是是神古今同道是神卽是是心至今尚在臣每一入廟顧瞻遺筆不勝徘徊且生

識本官昂藏七尺鬚髯丰采若神眞正頂天立地男子其他例著徵言無不了達生死根極道妙非僅慷慨殺身者也臣恒欲傷關帝左右建廟一區隱然如配饗之義而且粵其古今同道之宿心若西郊更無隙地踟躕久之忽見東關甕城內亦有關帝廟其旁地皆閒曠不勝欣然欲附建其間必仰請成命不敢輕也茲臣將得代瓜營造勢有未暇敢懇聖慈諭此蟒衣玉帶爲締構之基其雲緞膝襴內有稍堪充賞者臣取用二疋另具奏銷外餘仍封付關廳童行變價助用此廟若成不惟幽慰忠魂抑且顯昭臣鵠關係實非渺小臣往來胸臆至是四年不忍終默不言

也

崇禎七年十月初七日題

微臣未敢支俸事

竊臣前因登萊敘捷蒙恩加陞服俸一級臣愚一疏再疏披瀝控辭節奉聖旨敘酬已有成命楊嗣昌著即祗受欽此臣具三疏恭謝天恩內稱章服在臣之身臣拜恩而不敢服俸給在都察院臣拜賜而不敢支此則微臣本心始終可以自盡等因在案今臣又加恩命循銜逾涯竊念前加一級之服臣未敢服至是十閱月矣前加一級之俸亦閱十月臣並本等原俸俱未敢支除咨都察院崇禎七年

正月起至十月止將臣原俸加俸通行扣除不造外伏乞
勑下戶部照數查收以明狗馬微心實有不安於揵敘者
仰瀆聖慈非敢僞也
崇禎七年十月初十日奉旨朝廷爵祿自有彝憲還著
照常祗承該部知道
陽和受事謝恩疏
該臣於前月二十九日捧勑出關望闕謝恩已經奏聞外
是日行次岔道准前督臣張宗衡差委中軍孫繼祖同知
屈必昌等齎送交代各文臣謹拜受總督軍務關防一顆
其吏書文卷及標下員役臣念驛站艱難先行諭止俱在
陽和伺候十一月初一日臣次懷來初二日五鼓行慶賀

長至節禮初四日臣次宣府撫監按部鎮道諸臣相見輙詢地方事宜初五日雪止未行初七日臣次天城入大同之境初八日抵陽和初九日寅時到任該陽和道臣賓可進呈送達字一百九十八號符驗一道令旗令牌一十面副臣俱啓鑰親查明白方與文卷吏書一同接管視事訖臣謹恭設香案再叩天恩伏念微臣原是章句腐儒實未諳軍旅前任關門道撫逢人請問毎事深思問得一件隨思一件徹頭徹尾處畢竟如何做過方妥如有未妥再問再思久之或有所得又與同事諸臣透心透膽講求通暢而後次第舉行所以諸臣意見並無參商凡百事體稍

成片段然後仰請聖裁幸蒙鑒允免致虛躭歲月横陷町
畦皆非臣之能關門無衆寡小大皆能教臣又能與臣同
心共濟之力也然臣狗馬駑鈍所就不過如斯偷假歲月
再問再思事無底止而臣已蒙聖恩量移非分屢奉嚴諭
星速遄行所以亟去關門終慚未盡之心未了之事不一
而足於凡補苴遺漏裁正謬訛惓惓屬望在事諸臣如臣
有過一聽諸臣摘發更改不欲飾非護短此臣區區虛心
實腸前尚不敢謂終今任則於是始竊謂昨日可行於關
門今時亦可行於宣大臣無奇謀異能止此虛心實腸仰
報皇上俯告同舟咸願率循此道而已頁自居庸抵陽和

逆行十日觸遇文武師生軍民父老輿臺負販之輩畧問一二士俗邊情莫不各有所得中間幾破如左衛遺址堪憐拒守如沙城勝氣可鼓推之全鎮各路宜可槩一反三而邊垣衝緩兵食參差臣聞節目棼然未能舉要業已欵開十七事行三餉司十邊道限文到三日內登答前來使臣心手了然方可爲講求規畫之本本月初三日接宣大按臣米助國一揭洊憂倉卒戰守之難至初九日接宣府監臣王坤一揭又似從容整頓之易同日接大同監臣劉文忠一揭則戰守難易且不必言而軍丁凍餒之苦目前實有難忍者嗚呼臣之處此亦甚大且艱矣臣六年未見

父母四年不見妻子骨肉天性恩愛已不敢言其於內閣部院科道諸臣從無半紙私書纖毫餽問情面交游知罪更不敢計惟此數尺微軀滿腔熱血盡心職業圖報天恩猶俟講求有得披瀝控陳伏候聖慈俯垂鑒採更望中外當事共事諸臣切己饑己溺之思捐人得人失之見總齊心力以衛封疆庶臣犬馬駑鈍勉向前途不致遠負天恩再三鞭策則臣所深願而不敢必者也

崇禎七年十一月十一日奉旨督臣以封疆為重絕私奉公原是正理撫鎮宜一意責任仍與撫鎮道各官悉心講求邊務以資整飭該部知道

請改關防疏

該臣頃接總督軍務關防一顆看係成化四年七月內造歲久文字模糊相沿未經請換臣愚不勝悚然竊念總督重任關係章奏文移全憑印信為准如此模糊難辨以事上則不恭以使下則不信設有描摹詐偽其誰覺之此不容一日苟安不請换給者也載考大明會典景泰二年宣大初遣總理尚書至嘉靖間方有兼督偏保之命其後去偏保改山西定為常設之員而所用關防仍是特遣之制止云總督軍務未及節制地名似於事理未盡查臣父鶴前任陝西三邊關防六字正與此同臣愚以陝切鄰兩督文移軍機調度干係匪細關防亦宜有別合無敕下禮部

將臣衙門改給關防比照薊遼保定事例添造宣大山西
守撫庶幾統轄分明調遣無誤臣愚奉行節制洗然一新
將自此始矣

崇禎七年十一月十二日題

請陳宣大的實情形疏

竊臣受事陽和已經半月有餘日思綢繆補塞必得緊關
切要下手著數可以起羸弱而奏救藥庶幾仰慰聖懷俯
愜微臣本願所以款開十七事行三飭司十邊道講求急
切軍務恨不俄頃呼應心目了然而不意有至今未報者
臣迫不能更待矣請就司道已報及臣愚所知積習病源

爲皇上陳之議者皆曰宜大餉薄耳毎月六錢七錢豈曰非薄而至薄之餉源源給之雖薄猶能自存乃今有歷欠一年至十七八個月者以此言之的的實實無餉非餉薄也議者又曰宜大軍餉耳月食六錢七錢之軍豈曰非餉而月月給之雖餉可忍猶之一月二月以至逾季踰年彼不離信偷生苟免旦夕餓奴其可得乎以此言之的的實實無軍非軍餉也更可異者不知起自何年何人以割肉醫瘡瘠彼肥此之法爲至寶妙訣而一切用之如興一工動一役錢糧無措也汰老弱逃故以興之動之工役已了而錢糧不歸此老弱逃故者竟作缺額不補而軍無來養

一健丁添一隨任內丁等項名色錢糧無措也汰老弱逃故以養之添之久而健內之丁亦化為老弱逃故而原額之老弱逃故又缺不補而軍無矣朝廷下一令要選精兵樣兵別無選法也某城派幾名某堡派幾名應點充數而已拘集點練不鼓譟則逃亾而城堡之軍又無矣邊烽到來說謊不得的的實實要精樣兵出戰別無戰法也某城某堡之兵仍歸某城某堡而精樣之兵又無矣以至造支月糧繁雜冗濫尤為可駭有一營而分二三十等者有僅一名二名為一等者有合三五十名七八十名各為一等者有一人之身而幾樣支法或隨文案或另冊領者有名

支本色一石加幇二三四五斗而實係折銀者有實支本色米而云幾斗幾升幾合幾勺者不知領米之時以何法挐量領銀之册以何法稽覈領米領銀之人以何法使之實惠到手而如此煩雜冗濫不知相沿若干年曾無有起而徹底清釐從頭更正之者所以兵無統紀戰守難專其責成餉鮮章程上下莫稽其名實此一方之積習貞受病之本源非痛改而剷清之萬萬不可爲理也以臣之愚謂宜責成撫鎭合全鎭而提衡焉凡撫鎭道將標下之兵實實充戰兵者定爲一等大城小堡之兵實實充守兵者又爲一等山口遠哨更番不㴞者又爲一等衝邊守墩嵛司

烽火者又爲一等腹裏守墩塘撥走遞者又爲一等門庫倉獄看守雜流者又爲一等其等第之厚薄以執役之衝緩爲差大要只此六等不可多岐先年本邑充盈計人計糧可也邇來本邑空虛多支折色卽當計人計銀每人每月支銀若干如遇本色月分支糧若干照此造册只在一項關支除却正糧一石幫糧幾斗及肉菜口糧等項名色不許大槩之外又另掛册零支如此而餉定矣某標某營實該戰兵若干某城某堡實該守兵若干某路某備實該哨撥若干某墩某臺實該烽兵若干以至塘撥走遞門倉庫獄看守雜流各該若干一一斟酌裒益限定名額不許

增減那移戰守互洇如此而兵定矣其兵統以某官或副叅游都守或操坐把中千某官給以某廩明白正大勿吝愛升斗之祿而實使之侵洇於行伍丁健之中如此而官定矣從此循名責實執要御煩訓練偵防似可不勞而理然其成效未易言也今日宣雲兩鎮如久病尪羸之人又新加撲跌臟腑與肢體俱傷血脉與語言俱亂若不從容調養驟焉躁妄攻醫並其奄奄氣息有不驚絶者幾希必也撫鎮道臣合其志盡其謀臣謹挈其綱監按諸臣覈其實圖之夜以繼日要之朞月三年無務驕語戕且要精言守果能專精守固烽墩如山不動其又曷致横行而守更

未易言也薊門三協有邊可恃故以匹馬不入爲守而守
在邊遼東八城無山可邊故以歸併二十四堡爲守而守
在城今之宣雲名有邊而實無邊也土石爛牆長二千里
夫安得有二千里擺守之兵哉是則守不在邊而在城堡
乃城堡之多不比遼東僅二十四可以一時歸併此宣雲
的實情形臣不敢不明白指陳之盡也至山西一鎮距臣
稍遠講求未悉並臣標下三營繁雜冗閒亦復如前所列
臣另本具奏統祈聖慈垂鑒勅下戶兵二部速賜查覆施
行

崇禎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題

請定標營疏

該臣頭奉勅諭邇來插部狡叛邊警西寇尤宜亟為餙備多方哨探其三鎮訓練戰兵爾須嚴加查餙務期實堪剿禦不許塗餙恢張並流寇未靖處所隨機防剿速奏蕩平欽此臣愚俯伏讀之不勝惶恐戰慄竊惟臣屬三鎮逼處插虜流寇所備孔多臣當餙備哨探訓練戰兵隨機防剿責成匪易查前督臣任內提兵河曲等處往返經年今歲七八月間撫臣不離亟地鎮帥各自行兵止有標下援營跟隨督臣東西馳騖畢竟兵單馬弱勦禦難施以致功不蔽過仰憂聖主俯眾厥功可為殷鑒今臣標下當立節制

五營名分中左右前後每營馬步各半額共二千五營總
成一萬庶幾氣勢稍重可以馭輕領袖稍多堪資調遣分
之外捕內寇防剿或可兼馳合之即以當邊必有一番實
濟而臣非敢浪議求多也節奉明旨巡撫標兵三千著爲
定額臣應援三撫三倍便當九千餘下一千以爲陽和城
守之助臣得專意遠出聯絡東西斷斷乎不可少而臣猶
恐府訓舉羸戶部猝難全應也查點見在標下左掖右掖
而外尚有入衛東京一營人雖駑劣不堪額設廩糧料草
可用臣請先定中左右三營而前後二營姑待次第成立
其法節制中營官兵二千統領叅將一員月支廩銀一十

八兩中軍一員月支八兩千總二員月各支六兩把總四
員月各支五兩衝鋒塘馬遠哨通丁火器材官占候醫生
共四十員月各支三兩馬兵百總十名月各支二兩四錢
步兵百總八名月各支二兩二錢馬兵管隊四十名月各
支二兩步兵管隊三十二名月各支一兩八錢有馬番漢
丁四百名月各支一兩六錢有馬軍六百名月各支二兩
五錢步兵八百名月各支一兩四錢字識牢伴六十二名
月各支一兩官丁二千員名歲每支布花一兩九分馬騾
駝一千三百四十匹頭隻歲每支七個月本色每匹每月
料九斗草三十束又各支五個月折色每匹每月銀一兩

通計三營一歲廪餉布花折草餉銀一十三萬七千二百九十一兩二錢本色料二萬五千三百二十六名本色草八十四萬四千二百束載考三營經制定於萬曆四十五年左掖營官軍二千五百三十七員名右掖營官軍二千五百八十員名東京營官軍一千九百三十六員名其馬騾駝三營原額共七千六百五十匹頭隻標餉一項查係萬曆八年議准標下官兵馬騾約用客兵餉銀七萬兩大同鎮該銀三萬四千兩宣府鎮改撥銀三萬四千兩山西鎮改撥銀七千兩備在度支奏議可查臣今所定規則本折通半不遠緣因仰體時詘五營之中先立三營而此三

營將領官目番漢戰丁廩餉酌從中制不敢全比關寧至於馬匹料草與折空之銀姑仍其舊臣之用心亦良苦矣向來插部款貢邊境敉寧軍分存散其存者常駐陽和而散者散歸三鎮以故兵糧馬料就支三鎮不以爲煩邇年邊腹多警征調無虛罷遣三鎮之人盡在陽和名募無復散歸之事而猶掛支三鎮之糧領餉既難稽查養兵更多觖望兩俱不便謂宜照標餉例滿扣京運徑解陽和使該道覈　官主藏監視掛發號領餉司以時支放並本色料草徑坐陽和倉場放給則整整齊齊成一足食足兵之制而東援西剿亦無望梅畫餅之憂最上策也其入衛一

營前督臣題請撤回臣今又加更定非復老弱修工可以
奔走薊密者即如真定民兵一營近改遊鋒操練不赴東
協修防是其例也又查三鎮缺額馬價共該六萬四千五
千六兩缺額盈用銀一萬八千六百兩請勅兵工二部設
法厝處此事關係封疆重大一請不給臣必十請百請仰
干聖聽料二部當事諸臣自不忍置封疆於度外漠然不
相照應者也其前後二營稍待三營收拾有緒另請成立
施行
崇禎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題
鎮道虛懸疏

竊臣移駐交代出關抵任日期業已一一奏聞訖撫臣焦源溥自山西赴大同於十月二十一日到任撫臣吳甡自京師赴山西陳新甲自寧遠赴宣府俱於十月二十七日到任皆汲汲皇皇先臣受事何者仰承聖命料理幾疆不敢稍有遲悞也臣自離永平即見邸報欽點大同鎮臣王樸經今日久未見出關不知何故本官旣上條奏自負不凡與其託之空言何如早到地方早做實事之爲愈乎其宣府鎮臣鼎用閑住盧抱忠幸在地方受事不難山西鎮臣鼎用副將尤弘勲尚在薊鎮西協未知就道何日此時河氷已合秦寇方張插部西來諸邊警備鎮守何職豈可

一曰虛懸統祈聖鑒勅下兵部行臣嚴催到任如或無故稽延即當叅論者也至大同一鎮守廵冀北兩道許九皐張仰之一時俱去未知銓補是誰倘或尚在虛懸懇祈聖鑒勅下吏部速行推補此日封疆歲儆分猷須得眞材亮新冢臣朗鑒預儲應爲地方妙選必不聽人規避但早補一日早濟一日之用長安一日易過臣等一日難捱不容不迫切叫呼者也至於三鎮見任道臣或降級戴罪或候議處分功令森嚴臣豈敢代爲飾卸無奈臣與撫臣一時俱摃地方千頭萬緒豈能驟習通知軍民萬孔千瘡豈能分身徧到所恃道臣承上接下就熟駕輕贊襄實非淺鮮

若使人人降調臣等將伯罔助其柰之何古稱人惟求舊今以殘疆舊人僅存各道倘再換新者半年朞月未知練習若何臣等彼時若更無極所以懇祈聖鑒畢竟使過一逃乞勅吏兵等部將見在候議道臣免行降調尤上緊做事第一着也抑不特道臣然也新推三鎮大帥皇上其難其慎至矣及今嚴催到任做事半年朞月方知實濟若何乃三舊帥除駐自强不足數外若曹文詔張全昌夫亦百戰之雄也六十年款貢之地馬弱兵罷以當邊烽誠不足而陝西流寇動稱十數萬者稟稟畏之威名猶自可用功次猶未敘酬向者樞臣屢言之宜大監按諸臣合言之頃

者撫臣吳甡又言之夫豈皆私於二帥哉將材難得不特
大將難戰將亦難矣文詔全昌爲大將或不足爲戰將則
有餘皇上尚當愛惜而用之者也抑不特文詔全昌然也
尤世威吳襄之在關寧臣或與其事或在切鄰四載之久
底裏咸所深知觀其收拾整練頗有作略出奇哨斬雅著
先聲獨令堂堂正正與敵戰決雌雄自非敵手向者西援
之日持重萬全臣亦諄諄語之今以不戰議罪固無敢辭
然臣讀宣府監臣王坤奏揭本鎮鋒樣精兵三萬實在行
間者一萬四千有餘若令整隊相向不惟諸將不敢嘗試
即職等亦不敢令其躁進是則宣鎮持重之心亦猶之乎

關寧也至於番漢兵丁所過不無騷擾應查該管營將治其紀律不嚴之罪足矣若以爲甚於邊烽殆未必然臣讀大同監臣劉文忠奏揭邊烽入境經過州縣城堡村疃共殺傷男婦老幼七千四百一十六名口擄去男婦老幼五千五百九十五名口馬騾驢牛羊一十一萬五千七百三十五匹頭隻踏毀田禾共地五萬五千一百一十二頃零援兵果有是乎抑亦更甚於是乎又讀按臣米助國奏揭渾源殺良一案該州抓報時日地方胥變懸絕與宣撫全不相蒙夫宣雲咫尺纔分主客便起猜嫌而又何怪猜嫌於關寧者乎而乃加罪關寧至不可解何也臣在關門曾

具一疏求覔内云非爲一方爲天下非爲今日爲將來臣今身在宣雲眼見宣雲兵馬器甲城堡哨探烽火種種收拾大難就緒萬一有急必須調援假令廟堂之上不加審察處分援帥太過以重失援兵之心塞斷後來調遣之路是將二千里爛牆百十餘城堡付之新换臣等三四人而便可以支撑邊患堵禦狂氛也臣等軀命甚微亦何足惜封疆關係甚大必須審圖此臣不避忌諱披瀝附陳終望聖慈特開使過之門少留應援之路者也

崇禎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題

釐正職掌疏

臣接邸報該臣奏爲微臣遵旨赴任領勅出關望闕遥叩
天恩事奉聖旨知道了楊嗣昌新膺督任果能抒猷著績
朝廷自有裁鑒不必屢以私情附陳該部知道欽此又爲
微臣已抵陽和受事再謝天恩並陳愚悃事奉聖旨督臣
以封疆爲重絕私奉公原是正理楊嗣昌宜一意肩任仍
與撫鎮道各官悉心講求邊務以資整飭該部知道欽此
臣愚兩承綸綍訓誨矜憐狗馬有心曷勝感戴皇上命臣
肩任臣性從來癡拙遇事不敢推辭皇上命臣講求臣亦
雅具虛懷逢人輙思延訪然所可講求者道理旁通曲暢
不厭多方所宜肩任者分任責成實難互借臣見三鎮道

將不分大小事務一概通詳在督臣則批候撫按監視在
撫臣則批候督按監視在按臣則批候督撫監視在監視
或移該道手本或批將吏詳文亦曰候三院行是彼此相
候遍無已將斬釘截鐵一事做不得也甚則游移不決一
詳再詳往復更番時日愈錯可爲太息微臣頭閱詳案原
係撫臣職掌直批照撫院行原係按臣職掌直批照按院
行有應會同監視者則批仍會監視有應屬臣裁決者則
臣批駁徑行而臣恭督三鎮典在軍機不當與聞細事近
見各道有詳經歷任滿孤貧口糧者相沿猥瑣何至此極
臣一切駁停之不特此也各路操守坐營中千把總等官

原係劄委不屬部推而所委之人應該鎮道會商妥確撫臣考定用之乃亦於臣照詳臣相去隔遠不知面目技勇材守何似照詳何爲今亦通行釐正一切屬之撫臣唯臣標下營官臣當自行遴擇此其事體小者臣等各盡職掌猶不爲難至於重大事件或新奉明旨有所施行或覆奉明旨有所查議臣等督撫按監固當會商在於鎮道餉司亦宜參酌難將一人意見造次同奏取完目前之局不顧事理之安以致稍遲日月窒碍難行則又勉强支牽苟求塗塞實事旣做不去幾局終補不完此是仰承功令雖當星火施行却竊傷欲速見小之害者也臣今初至地方事

無適莫之端人無左右之袒方敢披心瀝血一盡此言仰
祈天語申飭共事諸臣本等職掌可盡者自盡不必東瞻
西顧徒令奉行將吏岐路徘徊如或事體重大必須會商
則有開誠布公集思廣益之明訓在願諸臣共勉之可也
抑臣因是而有感焉往歲淩河之役皇上震怒處分於閣
臣孫承宗削去官階撫臣兵[illegible]僅降二級其後更置薊
遼一督三撫分信責成吏部會題功罪以專轄者爲主遥
制者爲次西協有功督臣居其全遵撫居其半東中二協
豈關外有功三撫居其全督臣居其半而罪亦視此等因
奉聖旨朝廷軫念封疆特允廷議更置督撫等官巡撫專

轄一方責無旁諉總督兼轄三撫一切調度應接等事俱
著悉心料理若軍情緊急進止猝難移會巡撫各官即隨
宜決策速赴事機不得借口督臣節制致有踈虞事後功
罪賞罰如議差等行至於事以慮成師繇和克如或玩視
簡書妄有爭執即是借題脫卸國憲具在決不爾寛該部
通行申飭欽此欽遵在案伏覩今次明旨處分督撫四臣
以較永嘉降級固若天淵即此承宗削官亦加數等至於
巡按御史降調猶為未足求之薊遼更訂新例亦所未聞
臣子身在封疆飭罰稟從君命夫曷敢辭但臣有深慮者
皇上以封疆之事責督撫猶恐稍存諉卸致誤多端若今

按臣亦在降罰之中將來必預督撫之政一切徵兵調餉理餉用人紛紛操柄愈無適從而封疆之事裂矣不然焉有不諉其政而任其罪者哉臣愚欽承天語肩任講求不得不原始要終剖陳至盡統祈聖慈裁鑒仍將衙門職掌功罪權衡勑部釐正須布俾臣等遵奉施行

崇禎七年十一月三十日題奉聖旨據奏邊臣習套推諉朦涸職掌不明何以詰戎制勝今後督撫監兵按道各官恪遵勑書尋常事體有當宜決的宜㨗擔當不許瞻顧㳺移躭延玩愒軍務重大當會同的虛公參酌不得欲速見小執拘忌排務要協力抒忠隨事課績如有不效國典具存三鎮邊餉舊設新增非比麥城向來督撫虛〔□〕欵蔽自應一體治罪按臣以糾參爲職何輙與督撫雷同若不重懲何以毖後湯嗣昌既悉心講求實圖肩任當益懋勉以煥新猷該部知道

請定制插主裁疏 幾

臣自入督境疊報插部邊烽自西而東紛紛不絕大都在西無主勢必思東而又有邊烽狡謀遣使勾引收之為用此其計若遂成羽翼橫絕東起巫閭西至賀蘭有全[illegible]之地與中國爭強害將不可言矣今其來就張家口稱說講話一則東西道遠寒冬乏食欲求詭換茶米借作資糧一則觀望兩端挾討口氣猶有一綫乞賞未忍遽忘中國之心若我拒之已甚則必乘釁犯搶希圖飽掠而後憤然東投計不返顧倘拒之不甚暫許通融彼將饑附幾冬飽颺來歲情可預推或言剿之勿資敵便或言撫之以紓敵便

臣以為皆是一道而皆未可行也插漢在日部落繁盛衆數十倍於敵而不敢當敵今漢已物故餘孽零星顧能禦敵狂逞乎借曰剿之彼零星部落絡繹東行勢却數倍於我我之兵力馬力摧殘之餘未見萬全必勝而可輕為嘗試乎且剿之不惟不盡而殺之先覺無名使漢借口蔑過憤往勾敵又是邊臣啟釁臣於此躊躕無策不敢不請廟堂之上特賜主裁

崇禎七年十二月初四日題

酌議會題事理疏

竊照臣屬三鎮地方參席軍務繁多日與撫按監臣交互

文移業已應接不暇至於重大事件必須具題奉旨行查必須回奏有一衙門主稿而各衙門會題者寫本對本嘗費整日工夫猶恐或時錯誤至於用印拜發方完而精力已見疲羸一日又過去矣臣查其間事有當責見無異同自首至尾不差一字如此儘多臣等狗馬精神當之尚屢繁冗皇上一日萬幾省覽重複寧有限量仰煩批答亦不過曰已有旨了該部知道此非一種繁文稍覺可省者乎竊意如上所說以一衙門主稿具題請旨而其餘會同者止錄貼黃大意具本題知不寫全文不須批答是則仰請衡鑒俯賜奉行而有用之精神應諸般之急務裨益非淺

鮮也倘或事涉彼此見分異同然後備寫原文前陳已意期於事理發揮無有不盡仰憑聖斷兼聽採行斯爲允當臣至愚極陋叨任衝邊稿到不敢遲留全題實有難副不得不披瀝敷陳乞勅兵部覆議上請聖裁如蒙俯允又不獨一時一鎮當然亦九邊各省所可通行者也

崇禎七年十二月初九日奉聖旨邊臣才力應事圖軍務一切會同本部虛衷時日斟酌何謂實事若酌量節裁遇有意見各別者另行陳奏似屬可行該部即與議覆

請從監臣處分以免掣肘疏

臣前以處分按臣一同督撫將來必須督撫之政尋常未減止於革職爲民今處分監臣又同督撫遣戍將毋謂其

事權一切同於督撫歟夫封疆事任原在督撫監視勢不宜專皇上初命其名曰監視亦如監按巡視與按臣差等而失事處分與督撫之罪無異臣恐紛紛操柄愈無適從臣前所憂不獨在按臣也伏讀明旨責三監臣扶同坐視臣不知其他若宣監王坤糾參前撫馬士英逮問摘發亦無遺矣而猶以扶同蒙譴將必更加巳甚文武將吏瘢索毛吹日亦不足而於封疆不惟無補勢必益加敗壞何哉譬之人身受病元陽未耗邪氣有餘則毒藥針砭可以猛投見效至於羸弱枯瘵真氣銷亡參苓芝术補益調理猶懼不能回生而可以前法加之乎夫宣雲之羸瘵久矣皇

上侍遣監視如因病審方補益調理庶幾發瘧起色不然
而今日一針明日一砭其爲羸瘵日甚一日而命僅如綫
前此監臣之在地方未嘗不孜孜汲汲以爲不敢扶同坐
視職當如是而不知其藥則是其病證與方則非也
崇禎八年正月初五日題

請定市馬茶布米麪疏 幾

照情所重在茶布米麪而不在銀此茶布米麪者先年撫
賞必用之物仍以給我撫賞之人原不爲過而茶布米麪
産於中國至自遠方猶可源源不竆銀兩得之艱難一落
外國勢難再返是則以銀易馬不若以易茶布米麪而轉

易之彼彼得我茶布米麪無幾時而盡則又思得賣馬之利必旋踵而來予以易盡之物收其不盡之馬機括不獨在馬即此可以制彼使其就我縶縱無有越思則一迎機買馬間而已遙繫插情坐分敵勢矣

崇禎八年正月二十一日題　山松曰給馬久不到堤今茲來市當事意以爲難先人力請許之

驚聞賊犯鳳陽疏

臣於本月初七日望闕叩頭拜發謝恩本章去後隨接邸報抄傳旨意流寇侵犯鳳陽切近祖陵重地臣不勝驚痛不勝憤悚竊念賊從西北漸進東南陵園湯沐本根江淮漕輓要道少有遮阻關係匪輕年來海內物力資養畋戰

官兵皆在北而不在南鳳陽雖有巡撫專督漕儲供億數
十萬禁軍兼帶關寧薊密海運邊倉米豆非精神盡萃於
此而本地養兵不過過運護漕彈壓潰兵小寇今舉西北
中原數十百萬之賊長驅迅掃而東其必萬萬不支理勢
然也然而賊邀江淮山走死地向者秦晉豫楚鄖山聯絡
八達交衢東剿則西奔南征則北遁賊有多岐之徑我無
全襄之兵一隊潰逃前功盡棄今則不然江淮土地平曠
水陸交加我兵北阻彭城中乘潁亳南扼廬和以漸蹙之
濵江負海即以江海為東南兩面長圍而我大兵搗其西
北釜魚穴鼠不死何之此始天意俾賊走死於此而我用

兵所謂事半功倍惟此時此地為然少或需遲賊飽東南
財貨又兼暑雨驅之北越鄖陽則山東震擾南窺安慶則
蘄楚勾連臣恐草賊奸雄江湖劇賊相扇而起中原禍亂
彌不忍言此臣驚聞警報繞屋傍徨夜不能寐者也伏念
臣雖不才蒙恩官至總督祖慶有急義當投袂先驅臣屬
宣大山西新値破殘雖無可調兵馬而關門鐵騎五千係
臣素練臣願躬先將士卷甲而趨豫汝上以入淮徐當賊
北來一面奮斬前擒惟力是視有如不稱鼓綏具在此臣
受恩深重徇馬捐軀報主之秋也

崇禎八年二月初七日奉聖旨撫剛臣疏請剿賊具見
忠愨但三鎮新經烽火警息復聞整飭綢繆建威彌聲

督臣自有專職豈能離任馳剿兵部知道　山松曰按此疏後一疏非先人多事也蓋因先大父以剿賊詿誤蒙恩論戍感激思報耳時雖不允所請而厥後督師之命聖意實肇端於此矣

賊患甚深再剖愚忠疏

臣頃接兵部咨該臣前奏驚聞賊犯鳳陽等事奉聖旨楊嗣昌疏請討賊具見忠憤但三鎮新罹烽火警息復聞整飭綢繆建威彌釁督臣自有專職豈能離任馳剿兵部知道欽此臣懸伏讀再三不勝躊躇太息竊念臣職不能剿賊臣才不堪剿賊而臣一片血誠不敢苟安邊塞坐視陵寢驚虞狗馬區區徒欲刎手衝胸與賊俱靡而已皇上不允臣請臣何敢復言顧惟今日之賊已潰中原心腹再扼

漕輓咽喉煽動江吳楚蜀徵兵調餉所在生心爲患非小臣處宜雲肢節之地所望元氣委輸精血榮養水穀貫通非夫腹心咽喉安然無恙其何能聊一日之生乎而況宜雲久已殘廢肢節尤屬痿痺皇上責臣整飭綢繆欲圖建威彌釁其資腹心咽喉比常萬倍加切乃今賊勢如此臣恐民運之來襄豫鹽課之出淮揚皆在不可知不敢必之天而臣坐待槁死於殘廢痿痺之區其將何以瞑目也用是不揆駑鈍謬請當賊前鋒早膏鉞斧濺臣滿腔之血明臣報主之心實非詭託激昂飾一時之觀聽也臣接部咨明旨飭得討無復之細閱廷臣章奏有二三十萬之人盡

效鋒鏑事理所難銷歸何所之語臣如冷水潑背徙然一驚自有流賊以來從未聞此數語試請大家思算畢竟銷歸計將安出臣恐招撫二字再不敢開縱賊之門牛種資糧有則先克養兵之餉押之原籍彼已無家可歸徙實地方防其中道再變無一而可是非皇上大發慈仁特下明詔因民以不費之惠予賊以更生之途使之自招自撫自資自糧因而自散自歸自徙自實則必無有數十萬人盡效鋒鏑之事而邊腹之禍亦不致留連蔓結矣臣嘗思此至燕而未敢發也今至萬不得已乃敢昧死言之皇上試問此數十萬人果有盔甲刀鎗之器乎抑皆知攻殺擊刺

之方乎非也賊之梟雄合之約可數萬分之各爲百千此數十萬殺不盡撫不散者皆窮民也其黨有二賊所未至有爭先導奸之窮民其窮有五一窮於加派再窮於摟掊三窮於捐助四窮於貪夫之椎剝五窮於豪右之並吞而此窮民怒目切齒擦掌磨拳眄賊之來惟恐不速發蹤指示內應反兵皆是矣賊所旣過有隨後趁口之窮民其窮有五一窮於棄子女再窮於燒房屋三窮於絕農種四窮於官兵之尾追而割級五窮於地鄰之拾遺而獻功而此窮民有家難奔有邑難投隨賊偷生苟延日月得搶且搶得逃且逃皆是矣嗚呼此民卽使縱兵襲擊一日能盡阬

之臣猶以爲非天地所宜有事也而況萬萬必不能乎然則如何而可臣以爲天不雨金地則未嘗愛寶也皇上誠下明詔令天下撫按行所屬有司舉各州縣地方有金銀銅鐵鉛錫之礦盡使開之有司擇其土著身家力量之人編爲礦甲而聽甲首自招窮民爲之礦夫大約礦之所得官取十三先抵州縣之加派有餘則養州縣之鄉兵再有餘者不妨並抵條編之正額而其什之七聽礦甲礦夫自爲生活計不之問如此而民之窮者大率逃歸深山窮谷之中爲礦夫以覓錙銖延歲月而歲月稍久則又未必不改頭面歸鄉里買田宅業工商爲太平更生之良民也即

不然而深山窮谷無用之地金銀銅鐵不竭之源皇上姑開數年爲一大養濟院以活數十萬殺不盡撫不散不得已而從賊之窮民不亦可乎乃行此則有二策其一請皇上勿遣中使以疑駭天下之人心而來朝堂聚訟之口實致此策沮格不行其一則請因皇太子出閣講學大赦天下使窮民自拔賊中各歸鄉里有司堅持律令不許以赦前事相告言而惟負固阻兵當塲對敵者殺無赦如此不必下招撫之令問安插之方而數十萬之窮民各覓生源而去羽翼一孤真正梟雄之賊不亾命草澤即窮蹙刎[illegible]而我官兵所與戰者無多餉費省約使腹心咽喉消彌大

患邊方庋節徐就綢繆且亟乘皇太子出閣斷而行之我子孫黎民儆福多矣

崇禎八年二月十九日題

邊情疏

臣於二月二十一日西關大同邊堡已經拜疏報聞二十四日行次殺虎卽卜部宰生引哈目賣馬之地臣先接見道將備詢諸部情形及銀貨易馬之狀次詣市樓步觀新造橋工屏去騶從與道將立語移時聞諸目或不之覺不知數日前傳牌到堡至是知臣已至就於口外羅拜臣令開境門傳卜部守口數人面加撫諭爰有擺都賴把都兒

莘生劉華爲氣等十輩琬持酥羊以獻臣爲之摩頂與之飲食宣諭天朝威惠念爾先人俺答忠順六十餘年一片好心今又調哈喇哈來進馬臣奏知聖上開恩許給茶布米麵救爾生命爾等當知報効云云諸曰聞說歡喜其筆爲氣手執漢字稟帖內稱聞的軍門巡邊小的衆等狗命歡喜不盡如同撥雲見日無爺娘孩兒見了父母一般又如垂活兩世人也一般懇乞開恩救濟傳與守備日日開門我們好存外邊有事緊急好報等情臣語之云是爾卜哈二家奏請聖裁開門救濟爾等聽候天恩若是別家一箇不容夥他餓死纔好諸曰叩頭曰是臣賞之布十疋茶

百袋羊四隻酒二甕餅千枚而去臣隨歷右衛平魯諸邊至二十八日東回威遠接得守備劉家傳報插妻台戶娘子褻目素郎恰等說我們不曾生事作反為何不著入市交易該備答言如賣馬匹方許入市各日說裏邊既要等昨日賣馬我們差人先去攔擋等情該備斥說一番來人又說我們台戶娘子所差原來求市養濟原無賣情攔阻盼馬今摘留二三名在於牆下駐守等情臣料此段說話蓋聞臣言別家一箇不容故來作此詐術臣嘗屬諭守備劉家傳撥巢台戶娘子求開馬市養活窮褻論我天朝大體道些窮褻既不作反就養活他也不妨但爾插部奸狡

異常今日養活他明日又來作歹就是本處不敢作歹別處還要扒邊生事等他箇箇餓死纔好但想求好後作歹非是窮夷全是他家各寀生筆寫氣之罪也說與台戶娘子如果真心養活窮夷可將這邊西邊作歹的寀生好後的筆寫氣一箇箇都拿送到裏邊來明正其罪方纔准開市口救你窮夷叫他也思前想後還是窮夷多好後的寀生少他覓只爽少的不爽多的將這多的窮夷活活的餓死了那時只怨著你台戶娘子看你台戶娘子性命也難保還敢攔阻馬市否等因去後臣東行暫止大同左衛以觀其變凶查自開市口前後買過哈馬一千五百三十匹

銀貨各半每匹不過十四五兩分發各營者什九眞正有裨實用而一二齒老病瘦者聽舖商喂養變賣以示招徠總之在我中國多收一馬免留口外資敵亦佳事也㳟聞哈馬初來插部使人先脅以兵繼又要之以貨故將元寶緞帛誇市哈目欲傲中國茶布以不如哈目既懼勢凌又爲心動於是亦聞有賣與插者迨我中國銀貨俱集哈市將歸而插又於去路殺其喇嘛一人劫奪茶布哈將不盡之馬强半驕回爲禦侮計而哈插之釁於是開矣今聞哈部大衆赶馬齊來尚在山後意在與插爲難而插亦懼中國潛兵襲之日徙帳房倏近倏遠疑而不定機會似覺可

乘然臣審已量力實是不如遙恃卜哈爲援豈稱穩著莫若外挑哈釁內激窮蹙使其虎鬭狠猜我可坐觀漁獲卽不然而括疑逝走哈市通行我收異鄰之羣漸次養成騰飽括雖再至有以待之此則平賈商量至理而臣非獨懸揣也鎮臣王棻先欲圖插屯兵右衛者旬時臣發陽和馬兵以助其勢既而確揆括情頗難下手防兵料草業已不敷鎮臣先撤其兵臣亦遣還陽和過半今祗留四百稍備不虞而馬草舂盡並此四百留亦難久然則輕爲舉動萬不敢言臣不敢不密奏天聽者至於哈之賣馬其人不入市場止是守口卜目講定價值牽來徑買初時不要銀兩

後遵明旨講定銀貨各半渠亦依從唯是哈性穿著最愛五色斑斕乞要先年撫賞緞疋商賈聞風販至雖屬稀鬆無用而旣有草緞之名恐干透販之禁理合從實奏聞如蒙聖慈俯允則查宣大撫庫尚有積存緞疋可發買馬濟罔金之所不足此市七年未開中國之馬至困今者忽然踵至眞是天心助順之一機臣忝督三方不敢不爲擔荷查兵部咨案一奉明旨卜目販賣馬匹如果實情臨邊作何易賣再奉明旨近日卜目求市果否實情作何操縱務得馬匹濟邊無墮誘竊狡計三奉明旨馬市酌賞及遣諜等事該督撫設法羈縻多方制馭務要探得敵情動有成

算毋得輕隨彼計四奉明旨據奏卜插向來順逆不同目前情形亦異羈縻寵誘一應事宜聽該督會同撫鎮相機操縱五奉明旨茶布米麪原有明禁據稱卜目保素順屢懇市馬急需貨物特准銀貨各半以示招徠撫綏之意六奉明旨哈馬正在議市若因此退回將來豈便招致七奉明旨哈馬會否已買還設法防護招徠毋致驚阻欽此臣欽遵行文撫鎮道將各盡心此事毋敢隨彼疎防幸而招致有方市易無阻要皆諸臣盡心之効臣身在陽和心懸此地慮有不聞不見情形而今躬詣市場得之聞見已真方敢備細陳說仰慰聖懷乃臣猶有懼者明旨邊烽甚彼

或因我嚴禁計借卜市陰資接濟尤宜慎防還著該督撫
鎮審察情偽萬分隄備毋得輕信踵奸蹈高臺堡故轍欽
此臣何敢不慎然念高臺堡之失全是賣糧而非買馬所
易東目皮張柴草等物與馬匹實資征戰者雲壤懸殊且
遼東出産米糧無限賣則竇益孔多大同原不産糧又値
苦春騰貴市肆糴糶無幾昭目食肉飲酪欲得茶布之心
甚於米麪而今若將撫緞與茶布銀兩兼搭行之米麪竟
可無出免於借寇齎糧更便計也再照市口一開風聞遠
近猜忖必多一則閑出禁物二則勾引邊烽皆羣情之所
深慮他日足爲議端者臣查去歲宣雲未開市口而闗門

哨騎截獲蟒緞茶葉水銀烟酒等物細載纍纍是則除却宣雲另有透販之處未開市口別藏闌出之奸此明白可據之案一也崇禎五年敵在宣邊講賞七年直犯宣大山西彼時原未開市誰爲勾引之媒則往來熟路頻窺初不待勾引而至此明白可據之案二也臣若不明此理止求穩避嫌疑即當罷市閉關謝絕賠目回去豈非苟且求全一著第恐馬來不買賠去難招不惟有惧騎征抑且全資敵國爲身計未見其得負聖恩則已難言所以冒昧擔當求裨實濟臣爲國謀不暇爲身謀也

崇禎八年二月二十八日題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七終

曾孫 紀授梓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八

明　武陵楊嗣昌文弱著

山梓　孤兒山松同輯

山椕　孫　農秀　農駿　農介　同較　農彥

疏

畧陳西閣大同情形第四事疏（前三疏佚）

從來明烽遠哨爲禦邊與緊關頭而以臣閱大同不惟兵馬之布置無法抑且哨探之作用全乖此第四可憂之至

也先臣戚繼光定薊門之制分建臺烽臺主支更瞭望覘盡敵情故高高下下因山密布而不避紆回烽主接傳烽火立策我兵救應直取眼見耳聞一往可知之地而不行轉折亦有臺當孔道適可傳烽者則以臺兼烽每歲馬蘭演烽傳至山海歷八路沿邊紆迴二千餘里之遥不三時可到如是者方謂之烽今大同之制不辨臺烽不分迂直沿邊墩座箇箇接傳井坪平魯偏二路數十里間五鼓傳烽飯時始到臣不知是何傳法欲行改定恐相沿久遠驟難更張一不明而故步且失更可憂也至於傳烽號令歲久迷忘臣前開款遍詢登答泓然不一尤爲可駭也已商

撫鎮道臣從新改定須布矣探一旗竿而無地買一旗布
而無錢製一砲鎗而無措號令亦屬虛設警信憑何得知
臣不意窮邊之窮一至於此行查各道所屬原有減哨之
銀係剋之哨軍而貯之無用者批令領出置辦號旗藥萬
難以再緩此非臣私用一面題知徑行方有濟於急需也
又如薊門之制尖哨入敵營㟁主監撥長探夜不收坐口
外則主横撥短探其食糧獨厚而責成甚明每用尖哨引
路離牆六七百里夜望烟火曉尋露踪見有跡則引兵馬
斬級擒生如是者方謂之哨今大同之制出口報遺通丁
離牆三四十里隨即轉回以爲哨如是止矣責之遠去則

一望窪荒無山林隱伏之地恐不能見賊而爲賊所見急跑不回責之久住則數錢月餉口糧猶不聊生而安得齎糧坐食口外是即謂之全無哨探可也臣今商定經制哨軍必加大糧路備各定分數十人爲率步七馬三方可遠近馳探而哨糧之加出於何處則西游兵一營往年入衛薊鎮老弱凋殘不堪戰亦不堪守者留之無益徑裁以加哨軍而固吾圉亦當一面題知一面更定者也噫嘻觀此二事作用全乖臣等方行釐整幾於創始開荒則夫應手之不容不急就緒之不容不遲有臣不能盡言而聖鑒洞於觀火者矣

崇禎八年二月初六日題○山松曰此後有西閲大同情形第五事一疏乃言游擊張邦屏協守婁可教守備王日杰郎威老弱參將朱國棟虛冒者

西閲大同情形第六事疏

臣聞武制陵夷宸慈垂注不啻切矣乃今大同陵夷不獨在武而且在文此第六可憂之至也臣抵任之初備查從前案牘竊見司道呈一事無不首鼠督撫批詳亦復游移請祈天語申飭釐正職掌各盡當為業奉欽依矣行之司道猶尚半懷疑畏未肯擔當臣又屏行申飭為照衙邊百務動屬軍機擬議擔當全資司道職所當為者雷厲風行時刻不容遲滯所不可為者斷山絕嶽毫髮不聽游移於

以仰佐督撫俯庇軍民方稱厥職況當邊烽殘破之餘要做救焚拯溺之事前此因循推諉習氣所願痛除再耑依樣葫蘆即是當場傀儡毫無情面據實題參等因去後司道方肯吐露胸懷發攄職掌言所當言爲所當爲又是一番氣色矣至於府州縣官邊塞原設無幾所管民少軍多實有彈壓亂萌消弭隱憂之責與腹裏迥乎不同從前督撫尚難展布司道尚憚承行而況有司約結之氣疑沮之腸幾盡化爲卑鄙之局臣憂彌不可言何則邊地民少軍多而同城管軍之官皆土著也甚哉鎮守將領皆是土著而府州縣流官不過數人爲朝廷與司民社徵辦錢糧彈

治豪強申理寃抑其勢常難餘皆土著之官或作黨結扶
同逋糧占產窩盜藏奸之事其勢甚易設使事發而有司
不問其人而有司不提誰當聞之提之未有都司衛所可
挑問理詞訟而督撫按道自拘犯人者臣因頒布簡要規
條內一款云邊地軍民有犯盜賊人命侵欺錢糧透販禁
貨經各院道衙門告發審問者有司徑自行拘武職不得
庇護阻撓以致脫逃漏網其別項詞訟事情牽連證佐等
犯各呈該道移會鎮守協路拘發不得一槩徑拘致曠軍
伍違者參究如此權衡文武似乎兩得其平可以通行遵
守者臣見明旨屢行申飭不得擅拘職官在於邊地亦當

有辨一牆之外即是敵境假有逆謀反叛出口投降者豈
亦必題請而後拘問乎窒礙難行臣不敢不請旨從新改
正俾邊地有司俾力遵承如決不許有司拘問則地方奸
盜詐偽與夫叛逆非常之事必責鎮守將領先具軍令狀
於兵部及臣衙門存案事發有司不坐乃可臣愚悃無偏
袒每以藺相如之屈廉頗汲黯之揖衛青為文武將吏遞
相告誡而新奉勅諭有司行鎮屬之禮中間亦有未詳臣
思天下總兵多矣府州縣官亦多矣新增勅諭或未通須
朝廷之禮必不為一二人而設有司古之禮亦豈為一二人
而行且鎮守多本地之官有司寄百里之命未有以父母

屬子民者如係流官則行禮子弟則不行是又非通禮也
古稱議禮之家名為聚訟今纔議此禮未免便開訟端臣
愚不敢臆决考之大明會典洪武二十年令凡屬官見上
司必序立堂階之上總行一揖上司拱手首領官答揖其
公幹節序見上司官皆行兩拜禮上官拱手首領官答禮
是兩拜且非常禮而跪地叩頭之事初無有也又洪武十
六年令教官生員見上司一遵憲綱行禮如有出郭迎送
及妄行跪禮過為稱呼者聽巡按御史按察司依律究問
若上司故違憲綱者亦行糾劾是國初憲綱教官且不許
跪而况教官以上者乎臣自莅任以來不許屬官參謁頃

者西巡遂舉國初禮制曉諭須行而武職守備以上不許
叩頭稱老爺自稱小的等項卑鄙之態則臣在關門率循
已久今又通飭三鎮一體遵依臣愚竊恐聖意因神武制
陵夷而未知近日文職陵夷亦已甚也是用遠述祖制振
起頹風有司稍有志節者從茲感奮必不肯作卑污不肖
之事若夫無恥無心甘爲人下而不辭者其爲不肖無所
不至皇上又何取於若人而用之哉臣檄行鎮道文告每
一舉心下筆即思此一事必可上聞御覽否則不敢萌諸
心命諸筆鎮道諸臣具有遵依見在臣不敢欺也第諸臣
所見或偏或暫臣則審思其萬全具經久者乃敢上請伏

候聖鑒施行

崇禎八年三月初七日題

西閲大同情形第七事疏

今天下餉匱極矣養軍必循其本講求雖微而興復畢竟爲難此第七可憂之至也議者咸言祖宗養兵百萬不費民間一錢則屯田之制善耳自屯額失而京運增求其故而不得以爲荒隱相沿豪有力者去其籍而不知其不盡然臣考大明會典洪武初年軍屯納糧原無定額三十五年始定每田一分正糧十二石收貯屯倉聽本軍支用餘糧十二石給本衛官軍俸糧是盖以一人耕而足兩人之

食本軍者下屯之軍本衛官軍者世職及守城之軍也然而一分之田或百畝或七十五十三二十畝多寡不等肥瘠不同而科則等而同之其曷能堪於是永樂二十年有各都司衛所下屯軍士艱難辦納子粒不敷除自用十二石外餘糧免其一半止徵六石之詔矣是四分而去其一猶可言也宣德十年又詔都司衛所正糧十二石給軍士用不必盤量正統二年又令每軍正糧免上倉止徵餘糧六石夫此不盤量不上倉者卽不係在官之數而浸假失額之繇也繇二十四石減至六石不四分而去其三乎考大同糧額國初五十一萬三千九百有奇去四分之一該

失三十八萬五千四百有奇存一十二萬八千四百有奇

而正統五年尚載五十一萬天順元年縮至十萬九千者

其中又有折銀本色又復差減也失糧四分之三僅存四

分之一已可慨矣若照國初之制屯軍一十二石止免上

倉應無再支倉糧之理將此四分之一給官俸與守城之

軍倉糧猶有餘裕乃宣德十年令山西行都司衛所旗軍

有家小者月支糧八斗無家小者六斗調來操備者五斗

有家小者八斗正統九年令大同宣府軍糧有家小者月

支本色八斗折鈔二斗無家小者月支本色六斗折鈔四

斗十四年題准大同選操屯軍照依守城軍士有家小者

八斗無家小者六斗則屯軍除免倉外明白又支倉糧矣然猶有八斗六斗之殊至天順元年令各邊軍人不分馬步俱支米一石祇今沿爲成例而倉糧所入不足以供所出初制廢墜無餘矣所以屯糧輕減於宣德而失額於正統凡省直皆然年例京運創起於正統而遞加於天順以後凡邊鎮皆然非是荒隱相沿豪有力者去籍也但省直屯田糧地原不相離以原納二十四石之地減至六石而已矣今臣巡閱大同偏問軍民父老則有供軍地免糧餘丁地納糧之異或者當時免正軍之糧上倉因而創出正軍之地徵餘糧六石上倉因亦創出餘丁之地兩不相混

他處實所未聞臣又備詢此地有見在者亦有隱塌者其見在則頃畝多寡不等坐落肥瘠不同軍多不能自種租與客戶開民常歲收額極多雜糧三石遞少至七八斗而止此其槩也至於隱塌之故則因祖軍相承甚少頂名補伍者多如前軍是百畝一傳再傳得七八十畝者有之數傳而後得四五十畝者亦有之矣頂軍止顧目前無復子孫久計見在得少爲足無暇搜尋告爭今欲與之淸理本軍已自成逃誰與從旁資力此與復之一難也荒塞蕭條衣食艱貴有一望無際之地亦一望無人可耕牛具籽種軍既不能自辦官又不能貸之雖晝膏腴沃壤拱手相送

亦徒付之無可柰何此興復之二難也附近山南一帶土地稍肥五穀堪藝近北邊鄙沙磧磽薄豆麥之外諸種不登且種之一年二年又必歇之一年二年方有收獲若遞歲種去寸苗不生此興復之三難也每歲三月下種八月收成若春旱不得雨雪則三月尚不能種秋令早降嚴霜則八月已無可收而九月至二月天荒地老半年更無纖毫利賴此興復之四難也夫正軍之地自宣德正統以來免其納糧今歷二百餘年一旦爲之料理不起科則官無所利欲起科則軍駭非常此興復之五難也軍地不徵糧餘丁糧屬見辦而前此監臣王鎮夾打官軍勒報無糧之

地數處幾於激變諸臣不敢上聞若使臣等孟浪仍爲此等舉動於邊方凋瘵之後加水深火熱之殘是清屯萬萬無益而祇見其害此興復之六難也有此六難臣等將何措手竊計守邊軍士莫要於墩臺查墩軍一名舊有隨墩地一分而今有無多寡不能盡同當爲逐墩清理附近之地照軍查給使其更番瞭望就便耕墾則墩與地不相離者軍亦與墩不相離而墩軍皆得其所是藉墩清屯之一法也全鎮舊設大小武官有有廩給無廩給之殊臣初不解其故今乃知有廩給者無養廉地也無廩給者有養廉地也此地或係先年額外之產亦或即是節年隱埋之屯

難以一時根勘第令無養廉者查出有養廉例比而均之則無者必不肯休有者自不能隱臣等因而覈實定立等差爲之限制使其祿足代耕便省經制別議廩給而又免朦朧影射多占軍屯之處其新立各標原無養廉者另議廩費不在此例是藉官清屯之一法也此外荒蕪尚多當令所在官司就地刊置木榜聽遠近軍民諸色人等量力耕墾秋成刈穫官不問其姓名亦不查其頃畝亦不管其明年再種與否惟令多多耕種自然藏富民間如稱熟之後願爲已業者赴官告給帖文不許他人爭奪此法請頒
聖諭堅如金石信如四時行之或者期月三年漸有成效

而非今日一蹴能然然不可無蓄艾之算也統祈聖鑒勅

部速覆施行

崇禎八年三月初八日題

西閱大同情形第八事疏

從來用人須適其宜劄委固非而部推畢竟未得此第八

可憂之至也臣聞孔子曰軍旅之事未之學也他日則曰

王孫賈治軍旅豈天縱多能不及王孫賈哉夫固有治其

事者而不必問耳我皇上留心邊事特重武科馬骨金臺

固將招致俊傑而不知者攀附武科之名遂欲驅除一切

行間百戰之士以白丁目之衛所累葉之官又以劄委排

之驥請明旨通行九邊欲將坐營操守中軍千把總官盡作新鋏俱選武科而餘皆不用嗚呼是何心哉臣敢極陳其不可夫白丁之當禁也謂山人游客刀筆倡優往時挾薦牘走邊方求聽用管事抑或邊方大吏苟以卑其僕役私人是眞白丁眞當禁也若夫行伍健兒艱難百戰繇百隊之長以漸歷中千需次都守往往有名將大將出其間槩而禁之曰白丁其不可一也劄委之當禁也謂往時用兵如關寧等處副總條游委署營伍數年而不報部甚或去一人又委一人累易而部不知者是眞劄委眞當禁也若夫營將以下稟承之官百隊而上鈐束之長其職事小

而繁瑣其地位卑而親人其材必諳練諸務其技必籠蓋
儔伍其語言氣習必與衆相通而傳宣調度乃身爲之不
憚鎮道如得其人督撫當虛心以聽將領能得其人鎮道
亦推誠委之何也巧不過習之門稍遠一步便隔一層不
如近者之習槩而禁之曰劄委其不可二也蓋以此官雖
卑所寄甚重如管一軍係一軍性命管一堡關一堡生靈
朝爲缺一人暮必補暮爲缺一人朝必補而今旣禁劄委
必俟朝除報部推陞赴任之際不知多少時日能虛位以
待之乎其不可三也將又委一人署之禁劄委而仍委署
與不禁同耳小小地方卑卑營伍能堪署者正者重劄

制乎設有邊警不時非戰即守必待朝除而後戰守乎抑令制委者代人戰守替人死生乎其不可四也平時則嚴禁制委有警則死生以之朝廷將因此而失人心乎時則部選爲之有警則邊巡觀望朝廷又因此而不得人用夫不得人用而徒失人心在邊方世職以撫處安頓瓦解灰積矣行伍健兒沮抑無所見長憤懣無所吐氣將不挺而走險乎其不可五也臣頃見掛出宣雲之武科京衛浙省之人居其大半心竊訝之至巡閱細視其狀貌以東衆則不威其語言以傳宣則不達其射御以塗塞故事倖取功名則或庶幾而以之領兵廝殺當陣衝鋒則不免爲邊方

之人掩口而笑如是者皆借武科之名絡繹選出使臣等以封疆利害軍民休戚託之乎其不可六也且臣每見一官問其家口嘗有十餘人而月廩幾何不過二三兩耳此二三兩者以之買米麪菜蔬乎備居停房舍乎製弓矢鞍馬乎數者無一焉而皆未嘗缺然則非虛伍冒餉即科錢剝軍舍此更無處法其不可七也若用衞所世官行伍土著其家有房可住有地可耕有厮役可使即比部選流官費用什省六七而一旦有警率其子弟家人鄰里鄉黨守此一塊墳墓之土比之流官氣力不啻千百過之今不此之務而盡出缺以予流官果為地擇人乎抑為人擇地乎

其不可八也然臣非欲通抑武科也就宣雲兩鎮而論亦必有武科之人在京候推者請勅兵部通行查出開其名籍科年在宣者咨送宣撫在雲者咨送雲撫使之聽用標下詳查身家履歷考試技藝材能與世職行伍相兼用之委補一人則咨部存案劾有勞績則咨部推陞加或已經管事而庸劣不堪考驗身家而曾犯罪過則亦咨部除名永不敘用如此使武科之賢者次第得官而不致苦於株桂守候之難其不肖者自甘擯斥而不敢沿講攙冒陵之習是則人地相宜賢愚區別之大道也其京衛浙省之人實非衙邊利器且亦枉受窮苦貽害軍民不唯未選者請

仰復來卽已遐者還當汰去此件關係文大臣言切直不
誣萬祈聖慈垂照勑部立允施行
崇禎八年三月初八日題
軍中有不忍讀之書疏
竊臣頃在代州陽明堡內偶接臣父差人寄臣手書內云
吾兒總督宣雲仰荷聖恩深重惟有致身報主但我自秦
中剿賊憂勞之極鬱火上攻遂致病月逮繫北上觸冒風
霜至今兩眼昏暗眵淚不乾有時咫尺不見一物此乃衰
耗龍鍾之老態也猶不爲異近日復感脾瀉之症飲食少
進肌膚消瘦延醫調治藥餌多不見效恐有性命之憂矣

安得飛至塞上見吾兒一面耶言之泣下云云臣讀未及終心膽墮裂舉聲大呼幾欲狂走適報官兵原嘷接戰羣情洶洶臣亟收書入笥跨馬登城不敢再顧亦不敢與人言吞聲忍痛半月於玆率值敵遁歸問差人吳增慶言今年四月二十六日四鼓時分臣父忽患肚痛大便不出者三日醫用峻利之藥下之糞中有如肉塊頑然未化緣爲春初訛傳敵入宣雲聲勢重大臣父當食放箸亟呼我兒我兒艮久不止驚憂成疾臣於是仰天椎心念臣父望七衰年生臣獨子遠離不孝致疾若斯天雷安在速殞臣身亦已晚矣重念臣父鶴蒙恩謫戍袁州與臣相隔八千餘

聖崇禎巳巳河南汝州一別至今七年有奇臣嘗展覿宸
聰額祈代罪未蒙俯俞今臣禦敵無能引身席藁雖不敢
言陳情而父子天親咋指心痛臣一息倘存焉能隱忍用
是不避萬死仰干聖慈如臣罪在不赦乞恩假臣兩月奔
走袁南與臣父痛哭辭訣隨卽詣闕請死倘荷皇外天恩
稍從末減容臣趨傍臣父就養餘年臣狗馬死不足惜顧
使天下萬世爲臣子者知我皇上孝治仁育不令草芥賤
臣賊恩傷化永爲戮民也則所風勵於天下萬世者遠矣
崇禎八年七月初十日奏
回奏四鎭禦敵情形疏

大抵烽入有淺深爲日有久近我兵有主客得失有重輕在大同王樸之屬出入迎恩平魯井坪朔州應州山陰馬邑威遠八處計自六月十一至十五七月初六至十二前後共十二日平魯搶掠爲重其餘所過爲輕在山西尤弘勲之屬出入陽方苦森玄岡陽武原平忻州定襄五臺崞縣代州繁峙茹越一十二處計自六月十五至七月初五通共二十一日原平忻州定襄搶掠爲重其餘所過爲輕乃弘勲之在山西自始至終未嘗有堂堂一戰王樸之在大同迎恩十一十二早夜實有兩戰此兩鎮主將之確案不可誣也惟烽自大同入山西王樸即實與俱入而本官

一至寧武分兵一至代州皆以無糧爲解委而去之迨臣入代州始督其將焦陞領兵六百會同白安原平一戰與有傷亾姑塞應援之責及烽自山西出大同尤弘勳承臣檄調止報馬兵三百至寧武再詰之始報馬步五百戰山陰巳而又報千餘過井坪止旦子山不進此又兩鎮互援之確案不可誣也夫以兩鎮主將自爲地方與互相救應其確案不過如此計自六月十一日起至七月初十日止通未嘗有堂堂一戰斯時即使王承恩祖寬齊到亦難責以主兵所不能而獨強客兵趨百里雖爭之利作餧肉空投之虎哉臣是以於王承恩到差一日無可奈何於祖寬

務出萬全不令湏擲前奏思算透徹一毫不敢餙欺然而
主兵不戰是臣不能督率之於平時客兵不齊是臣不能
調度之於臨事總皆臣罪無容逭也臣所以諄諄切切厚
責主兵祇祿仰對宸嚴無敢絲毫隱餙若論地方殘破之
餘名募烏集之衆堂堂大戰實有萬難即王樸尤弘勳或
亦心無寵而力有限非敢於負恩如此總祈聖明權衡取
舍勅部處分其臣所言各道之詳掛漏牴牾如大同撫臣
葉廷桂賞過朔州一帶之功賞之分守道冦慎前詳未見
脗合山西撫臣吳甡賞過崞代等處之功據雁平道武獻
哲一詳全涉模糊所以奉旨查奏事有多端臣今不能等

待先具四鎮大將確案以報誠稟稟於明旨故延二字不勝悚恐迫切之至也再照前奉嚴旨俱有督撫按監字樣本宜具稿會題但臣自揣身在事中與撫按監有別仍應一面具題一面仰請處分其撫按監或別有見聞非臣所敢期約也

崇禎八年九月初九日題

微臣罪重罰輕疏

伏念去秋烽徹宣雲深入代崞皇上以在事諸臣不能防禦盡賜處分特命臣等收拾敝殘從頭整頓臣自知駑劣不堪任使蒙恩高厚弗容固辭用是急圖補塞而不意邊

烽旋急再入啓疆也以致臣等有心可嘔無力能驅坐視飽颺何所逃罪臣時思念節制諸臣臣實居首今皆有罪臣即爲魁抗疏指陳臣罪有十但乞天恩容臣辭訣病父願甘鈇鉞之誅敢期蓋載深仁倘假微臣一息鵷綴戴罪弘開使過之門城堡保全曲賜原情之赦此臣夢想不到倖同再生者也抑臣前奏平生自願功則歸人過則歸已今者無功可錄祗慚有過難分敢瀝愚心再干聖聽竊念大同撫臣葉廷桂受事未及二旬陡遭邊烽深入此誠智不及謀勇不及鬭今與臣同降三級縱不敢言撫臣之罰重適足以彰微臣之罰輕宜大按臣梁雲構山西按臣余

玻雖有查飭之責原無調度之權今亦各降二級以二臣
波累之有餘知微臣譴謫之未盡此臣衾影忸怩者懇祈
皇上免三臣之罰並降微臣猶可苟安其事至若山西撫
臣吳甡扶病剿賊砥柱忻州一面其勞難泯而罰反過於
臣臣不敢為之請貴第其吐血是真所當具實入告其兩
鎮處分就中稍有區別容臣補牘上請也
崇禎八年九月三十日題○山松曰按內所云抗疏指
陳臣罪有十真正緊要文字而今亡矣慟哉
督屬遠近不同優劣未敢註考疏
竊照臣至不材蒙恩來督宣大山西三鎮毋常顧名思義
循職分之所當為則總督軍務最急兼理糧餉次之以故

受事至今條上一百四十四疏屬軍務者什七屬糧餉者什三而其餘未暇及也勅載軍衛有司官員有犯應拏問者徑自拏問應參奏者指實參奏蓋亦必與軍務糧餉相關而後臣乃奉行至尋常吏治民生則撫按自有專職即府州縣官考滿從不會臣具題臣惟查三鎮邊糧完解及領者批布政司詳准給繇而已若那移逋負未奉明旨部文准令開銷抵補則臣再三駁正不准給繇是豈有私怨於州縣哉不過念官軍困敝之極民運催儹不來法當如是執之已耳至於批准給繇而不詳考則又有說山西一省距臣駐劄隔遠州縣有司臣從不識面目除糧餉外更

無別項詞詳道府州廳年終季終並無賢否之報撫按鹽
院不時糾劾亦無關會之文有司優劣臣原毫不預聞而
獨於考滿時則欲註四六之語不知臣將註其心術乎才
品乎文章乎政事乎每常閣筆躊躇終日不成一字何也
臣不能自欺本心處加褒美更不敢仰欺聖明曲徇面情
也久欲奏請聖裁便於遵守近見邸報有延勤考語妨賢
誨貪之說臣竊笑之夫邊軍待哺之餉民間惟正之供果
為貪者地乎抑將良官之貪而輟餉不徵否也言者自有
所為臣姑不指其名但祈聖明鑒察臣距山西甚遠賢否
原無可憑以後府州縣官給繇臣俱不必註考惟是查其

民運如有未完指實參奏抑或意外貪殘爲民大害遵勅拏問具題庶臣既無虛美徇情之咎亦免妨賢勒考之譏矣

崇禎八年十月初十日奉聖旨該部看議具覆

臣父棄臣甚慘疏

竊臣頃巡宣府方入鎮城不意罪孽深重不自殞歿忽有家人奔報禍延臣父至於不可爲諱也語未絕聞驚號昏歿中軍等官倉卒無措舁還陽和心神迯迯已離宅舍臣不復知人間事者將半月矣家人告言即報奉旨料理候代有經手錢糧必須奏銷臣旋省旋廢作止顛倒都不自

縣而一點惺惺不寐之衷靡他則臣父蒙恩謫戍未沐湔
除一事非惟臣父目不能瞑即臣世世狗馬衷將俱不能
瞑也臣以是忍衷須臾強和血泪草奏哀鳴於我皇上高
天厚地之前念臣父鶴自登萬曆甲辰榜進士歷任陝西
維南長安兩縣知縣擢受浙江道御史巡按兩浙貴州丁
父憂服闋起陞大理寺丞轉翰林院提督四譯舘太常寺
少卿巡撫南贛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未任丁繼母憂壽遭
削奪皇上御極初年起田間再管協理院事右僉右副都
御史陝西流賊倡獗又兼固鎮兵譁訛傳前任總督服毒
自經以致員缺半年不補廷推之日皇上召對平臺面賜

簡用臣父星馳抵任三歷秋防延綏三路大捷堵回插目桑我兒賓甘寧等鎮擊斬黠渠干兒罵大破銀定歹成諸部共計首功三千五百餘級蒙恩敘加宮保賜飛魚服廕臣子山松錦衣衛正千戶世襲此臣父督兵職分似亦無虧者也後因邊烽告警調將徵兵沿邊五大鎮如吳自勉楊麒尤世祿王承恩楊嘉謨等統兵一萬七千餘衆先後入援又值延撫張夢鯨物故陜撫劉廣生甘撫梅之煥各親自領兵出關以致邊腹空虛流賊乘機煽動臣父東西馳騖撫剿兼行言者揑稱出示州縣不許設塘馬殺流賊者與之貸命等語仰干聖怒逮繫圜扉問擬遣戍終身發

袁州衛著伍嗚呼彼一時也臣父稟承天譴輕重總不敢
辭姑置人言是非都不與較惟念父子東西竊祿報不盡
如海君恩金吾奕世永延戴不盡如山聖澤而臣顧天請
代至再至三未蒙矜許叠荷天恩再弁今官比用居庸臣
念古人九折驅車或爲忠臣或爲孝子必有補於綱常名
教方愜本懷臣今狗馬駑鈍願爲忠而不能臣父憔悴荷
戈顧念孝之一字臣爲名教罪人綱常賊子亦已久矣欽
奉聖旨憐臣果能扞禦著績朝廷自有裁處不必屢以私
情附陳臣含泪伏讀勉效馳驅不意陽明堡中接臣父書
怨言脾泄消瘦有性命之虞安得飛至塞上見兒一面嗟

此何時父名無諾之時也而臣適在軍中無敢喘息忍徇事寧旋鎮然後奏錄父書泣請辭訣節奉聖旨邊警方殷楊嗣昌正當殫力料理以策後効何得以私情籲請欽此臣不得已再奏乞恩容臣解任辭訣奔走前來生殺予奪惟我皇上之賜臣何所逃於天地之間伏奉聖旨前旨果能扞敵著績朝廷自有裁鑒楊嗣昌何無深體但以私情屢陳豈臣子作忠之誼欽此臣又不得已三奏謝恩言臣父向無病緣以憂臣故病臣父亦無他憂以臣仰負恩命不稱任使為憂是臣父子愚衷皆從仰報聖恩起見即臣得請而去尋醫問藥之外猶將代父荷戈仍是我皇上點

徒隸卒非比潔身亂倫者也嗚呼臣言至此是已明知臣父有不可起之病即或卒然不可諱臣亦必有不能親承永訣之時而臣忍鬱至情勉從王事計自七月二十日拜疏至今有何絲毫裨益疆塞補報朝廷而臣父竟不能待臣一面臣問家人臨卒亦竟無一言惟問思臣則點頭問待臣則閉目搖首而已嗚呼慟哉皇上謂臣何無深體臣眞不能不仰體聖心而第不能俯體臣父之心至於如此之極矣向使臣若得歸病榻之前辭訣一語即不忍言事臣父之日短猶庶幾異日事吾皇之日長今則不然臣不能事父敢言事君惟有一死而已古云求忠臣必於孝子

之門然則求亂臣豈非賊子之門哉臣今已爲賊子皇上亦何取於亂臣而不立刻誅之以慰臣父於地下免懷有子不歸覩含之恨也嗚呼已矣臣自屏荒塞立膺天斧猶有餘辜皇上或念狗馬于役邊疆姑貸十惡不孝之罪則請削臣官並臣子孫錦衣世襲而特恩批准復臣父原任官階俾臣徒跣奔還哭告臣父以皇仁浩蕩聖鑒矜原雖未蒙解網於生前幸已荷湔除於身後臣父得題墓道曰此資政大夫太子少保賜飛魚服一襲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之墓也將不獨臣父瞑目臣世世子孫亦而瞑目可矣抑臣聞之敝帷不棄爲埋狗也敝蓋不棄爲

畢馬也臣父骨肉未寒臣歸將就襄事是望特恩牽復幸於未葬之前斯稱帷蓋之義此惟皇上與念累朝服勤狗馬帷之蓋之易易耳若使下之部議浸假旬時臣孤竊慘切奄奄始歿恐一旦隨父地下無繇親被聖恩用是不避瑣聒再瀆天聽懇祈立賜矜允施行

崇禎八年十月二十七日奉聖旨念楊嗣昌拮据衝邊楊鶴准復原官不許請䘏該部知道○山松曰繇此疏觀之一腔熱血總總為名教綱常慮豈惟上格宸衷動天地而泣鬼神矣可是顧奪情而甘亂倫者否至於天恩深重前此既釋父罪今茲又復父官且不繇部覆可忍奉名而堅臥不起否○中間所引為父陳情多疏借乎多亾

恭謝天恩疏

崇禎八年十一月十一日臣接邸報爲臣父棄臣甚慘等
事奉聖旨念楊嗣昌拮据衝邊楊鶴准復原官不許請卹
該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傳到臣臣不覺匍匐泣下恭設香
案望闕叩頭千萬匆竊念臣家世寒素讀書僅歷三傳習
性悃誠守己惟甘一拙臣父躬逢堯舜斯能以廢錮之末
忝厠明揚臣愚再際禹湯斯能於罪綱之餘宏儌解泣昔
也風霜困苦臣父先憂後樂豈惟沒齒無言今兹雨露覃
敷臣父生榮死哀奚啻降年有永所可恨者臣實無裨邊
塞叢恩俯念拮据千欣萬謝之中又不禁千慚萬愧者也
竊臣從前碌碌已難塞其曠瘝向後奄奄豈重堪於奔走

惟是天恩念臣愚之一字使天下之爲臣者莫不殫狗馬之勞天恩復臣父之一官使天下之爲子者莫不遂烏哺之願是則以不忠不孝之微臣而爲倡忠作孝之嚆矢乃我皇上之至教也微權也將見感恩圖報盡天下萬世之爲臣爲子者無之非是而非臣區區所能稱塞萬一者也臣即今病憊苟延一息勉移蔚州候代無非欽承聖恩急欲親達之臣父前而不敢倉卒失墜焉者臣言至此有泪可揮無筆能寫謹忍欬瀝血奏謝以聞

崇禎八年十一月十五日奉聖旨覽奏謝知道了該部知道

微臣移蔚再病疏

竊臣頃在陽和憂病經月日用本地醫官羅貴陽大同醫官金應箕介休醫官梁學英之藥勉強支持於本月二十日起行次日抵蔚州暫住一則空閒廨署以便修葺二則就近來路以便代瓜循往例也蔚州隸屬大同該衛隸屬宣府又近山西平刑等關是亦三鎮適中之地臣方欲安心料理俟新督臣梁廷棟之至交代而行不謂途次為風寒所襲越日大病身熱如火頭重如山聲濁鼻淵與哮吼兼作臣以為細故自服疎散之劑取汗過多忽奄奄氣息弱不可支病始於牀蓐間矣蔚地無醫詢知州來臨雅諳調攝延入診視謂臣心血耗散元氣索然內裏虛危之極

豈宜過汗亟損元陽然臣悔無及矣目今用藥謂大補氣血可望生全而上中二焦虛火妄動驟補反益其邪非從容調治不可臣不覺痛哭念狗馬賤軀誠不足惜恐仰辜天恩責成料理俟代之明旨今以奄奄病憒諸務廢停重增憂懼也躊躇日夕欲有所請幾番悚息而不敢言今日復一日坐視堆案文書不能動筆而又不敢不言也竊查往例總督缺員多用巡撫署事遠年臣不敢引我皇上崇禎元年陝西三邊員缺命延撫岳和聲署理二年宣督王象乾病歸命宣撫郭之琮署理則近事之昭然而天恩所不靳者也昨者臣愚缺出宣撫陳新甲以才望先推而臣

駐陽和距大同撫臣葉廷桂鎮城咫尺此二臣皆精明博大威惠有餘堪以兼攝臣事者如蒙聖慈憫念戔疆諸務暫難廢閣微臣憂病瀕危更難料理於二臣中欽命一員署事俟新督臣至日徑自交代施行庶免狗馬孤臣坐廢戔疆重務雖危病溘歿亦少安愚心倘得苟延一息出境奔喪則又望外恩全非臣今所敢必也

崇禎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奏奉聖旨督臣梁廷棟著馬上速催到任楊嗣昌仍料理候代該部知道

力疾綴陳三鎮要務疏

竊臣臥病蔚州諸務不能料理至三鎮撫臣日有咨揭稿案之至亦不能一一奏聞憂惶滋甚不得已撮其切要爲

我皇上陳之其一宣府墩軍斷斷乎不可減糧也撫臣陳新甲有綿力不能回天一疏以去就爲邊軍請命萬非得已其詞詳晰真至臣無以復加惟念釐定經制釁端自臣方恨不能時詘舉嬴額外加餉以大振宣雲之積敗而乃於額外舊糧一旦減之邊軍萬不堪命必有崇禎二年薊鎮南兵下臺之故事比時不惟臣等不敢任此責恐戶部亦不能當此怨也宣雲雖屬一體凡事難以律齊即如薊遼一體豈兵餉俱一律乎況乎宣之全鎮咫尺皇陵昔人謂護陵之後如護腦後風寒雖甚費不當惜而柰何其錙錙銖銖與墩軍較也此斷斷乎當如撫臣議即不能加萬

難裁減者也其一大同民運岌岌乎不能足額也撫臣葉廷桂有軍餉愈匱民運愈緩一疏摘叅知府等官亦非得已其詞諄復痛切臣亦無以加惟念臣叅六七年分州縣職名一一無爽而完欠之數則有不同查撫臣揭山西六年分未完本色糧四千七百五十石其餘除蠲免外止未完三百三十八石也未完折色銀二十九萬四千四百八十二兩零其實除蠲免外止未完一十四萬六千七百四十三兩零也又七年分未完本色糧六千八百一十七石九斗除蠲免外亦止二千七百八十五石四斗未完折色銀二十六萬九千五百七十四兩零除蠲免外亦止一十

九萬八千四百四十兩零而八年分見徵起解內有蠲免
者不與焉是拖欠之數責在各官而蠲免之數官與民不
任其責則必求一抵補之方而後可求抵補者必請命於
皇上設處於戶部而後可今日臣等敢言乎戶部能應乎
不能抵補而云經制之內扣留新兵鋒餉十餘萬則過矣
臣查昔日鋒兵原係以新扣舊故議兵一萬而廩餉料草
部發止十萬有奇原非盡取之新餉也今日鋒兵改協毫
未嘗裁則安得而扣鋒兵之餉乎且未定制前部恐臣等
有加先請明旨止許額內通融臣等欽遵裒益廉不敢踰
額外其時鋒兵新餉實是額內和盤打算之物也而今定

制之後以爲歲餘而扣之誠見紙上算數不爲無餘一計及於山西之蠲免而果有餘焉否也此撫臣疏內所欲另疏請命者臣稍諳始末輙具梗槩言之至山西一省剿賊防河用兵尤要則行糧一節尤爲確確乎當處給者撫臣吳甡屢疏上請戶部皆以自行設處應之夫山西何地此時何時寇賊兵荒連年累歲亦既殘敝不堪而後民運匠供年年蠲免將以何法設處責之何地何人乎有司借名設處展轉貪取窮民皇上所欲不時糾劾撫按所當執法參拏者也撫臣而自爲設處敎猱升木掩耳盜鈴可乎旣已不可則惟有挪移一法不分邊餉王糧民屯本折隨地

用之矣剿賊防河一日不止則借用一日不休任催拖欠而解無可解任行參罰而加無可加以致宗祿斷流貧軍絕餉日甚一日年倍一年有不知所紀極者此其爲害又不止於蠲免之數抵補之難而已爲今之計必將山西地畝新餉驛站節裁二項暫留二年於以抵解那移之舊數仍支防剿之見兵庶乎本鎮三關可救大同全鎮可救而今年春夏間代藩歷歷餓死之宗人亦可救否則無二措手之法救命之方矣皇上幸念山雲二鎮代藩宗人難令坐而待斃與夫防河剿賊今日山西喫緊要務難令行糧不辦瘡疲皮脫巾又生一患則臣愚伏枕瀝血之言願垂聖

聽立勅允行此臣支離病榻日綴數行強成此奏猶懼昏憒差訛傳令蔚州知州來臨就臣榻前對讀用印代臣拜發亦臣狗馬報恩之一念不忍以憂病自輟也

崇禎八年十二月初五日題

遵旨候代再具實情苦情疏

崇禎八年十二月初八日准兵部咨該臣奏爲微臣移蔚再病廢事堪虞懇乞聖慈裁鑒事奉聖旨督臣梁廷棟著馬上速催到任楊嗣昌仍料理候代該部知道欽此欽遵備咨到臣該臣扶病叩頭外竊照微臣聞訃兩月距臣父殁期已逾三月矣古者大夫三月而葬臣當奉襄臣父骨

肉復歸於土之時而猶羈滯四千里外此心片刻靡寧然
仰奉君命料理候代無敢擅離所守是雖片刻靡寧而又
無可柰何者乃臣更有實情苦情不敢不控聖明之前臣
年十四不幸早背臣母今在堂者爲臣繼母誥封夫人丁
氏久病痰火藥餌不離臣曾具疏入告非臣今日始言也
近接家書臣母聞臣父訃痛哭屢絕奄奄臥牀藥餌俱不
肯進臣妻子相守無可柰何望臣亟歸躳請嘗藥而臣母
亦時時聘問以爲臣在中途不日可到用是留連一息尚
存此又臣所大不忍言者也古云欺君不忠病母不孝臣
雖至愚無敢蹈此或蒙聖慈鑒明臣今候新督臣度至歲

終可到臣則面代而行臣之幸也萬一已過歲除程途少隔臣至新年萬無開印視事之理擬於本月封印之日暫貯蔚州官舍並將吏書文卷責委該州關防暫聽督臣至日行事臣一面奔赴瞑臣父望臣之目釋臣母臥牀之憂乃臣實情苦情萬萬不得已焉者也臣今若不奏聞轉恐聖節元旦慶賀之期臣不敢以向隅苦語妄瀆天聽用是祇恭成命守候年終預陳下情遄奔故里臣仰事皇上至尊俯全父母恩性實萬萬不得不然至臣狗馬身病留之無裨料理有誤封疆前奏已悉不敢再言也如蒙皇上鑒憐臣狗馬實情苦情非有一毫矯飾允臣前請撫臣署事

免致守候年終尤屬天高地厚異常恩遇臣雖憂病狼狽不能圖報今生當永矢啣結於異世也

崇禎八年十二月初十日題○山松曰按先人答人書云甲戌十一月初九陽和受事至乙亥十月初十日條上一百四十四疏其多如此今所存幾何懷哉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八終

曾孫　統　授梓